



红辰族

千柔◎著

摩登情郎



Qian Rou

千柔
言情系列
小说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紅辰族

HERO
KIMUNZU

千
柔◎著

摩登情郎



文匯藝術出版社

I 247.4
54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唇族/千柔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0.1
(千柔言情系列小说)
ISBN 7-5039-1925-6

I. 红… II. 千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0755 号

千柔言情系列小说

红唇族

(4 册)

千柔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万泉寺甲 1 号

邮政编码:100073

江苏吴县市文化印刷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2 字数:415000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925-6/I·821

定价:39.20 元(全 4 册,每册 9.80 元)



内 容

提 要

在风光旖旎的异国海滩，一对青年男女邂逅相遇，海风牵动着他们的情思，原来相逢又何必相识。短暂的爱情难道能维持长久？浪漫之舟终要返回现实的码头，女主角惶然逃回自己的世界，却不抖竟掀起轩然大波……

在婚姻上，她面临的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，这选择是对是错，将对她今后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？她又如何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崭新的一切……





摩登情郎

目 录

1. 初遇美男子 1
2. 可恶的诱惑 19
3. 短短的风情 36
4. 他原来是个阿拉伯王子 55
5. 王子要娶她 71
6. 她真的结婚了 86
7. 意外惊喜 101
8. 爱上王子 122
9. 步入爱的殿堂 137
10. 冰雪消融 149



1 初遇美男子

莱礼敲着手中的原子笔，眼睛注视着那个歪在椅里兀自懊丧的小小身子，“我很抱歉训了你这一顿，不过，这也是为了你好。”

哈！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是刚被逮着的出卖情报的叛国贼呢。

“以前我妈骂我时也这么说。”她斜过眼睛瞟了瞟她的上司，意外地发现原本严厉的他也会绽放出笑容。

“说真的，”莱礼倾身道，“我实在很不愿意失去你这位秘书，可是，我也明白你需要那个职位。”

“不错，有很多理由”。

“钱？”

“那是其中之一，思婷的学费并不便宜。”

“她可以上公立学校。”他提醒道。





“我妈临终前我曾发过誓要让思婷受最好的教育，在华盛顿，那象征‘私立’。”

凯伦一直盼望能得到这一次晋升的机会，更上一层楼，而如今——看来她是搞砸了。

“你要点忠告吗？”

“那就说吧！”凯伦苦笑道。

“你今天之所以会出乱子，是因为你累了，不管是身心两方面都到了极限。”

“哇！这正是我需要的安慰话。”

“凯伦。”莱礼绕到桌前，半坐一角，“你可不可以正正经经地听我说完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这一年已经够你疲惫了，我看这样好不好，你就去度个假，自己修身养性——”

“现在？不行——”

“我坚持。”莱礼抓抓半秃的头发，“你要不就高兴去度假，要不就一个礼拜不支薪。”

“你不能！”

“我当然能——仅为了处理文件不当。”

凯伦瞪眼无言，又是另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题。

的确，过去这一年来，她真的有干枯气竭感。或许，她真的该停停机，上上油了。

一进门，凯伦踢掉脚上的鞋子，翻箱倒柜地翻出一大叠彩色广告传单。上面有苍蓝的海、雪白的沙、火红的落日和皎洁的月色。

她抓起电话筒按下一组熟悉的数字号码，“嗨，思

婷。”

“姐！我正在啃代数，连晚饭都不能出去吃，我室友要帮我带东西回来，忙得要死，你呢？”

“我今天吃螺了。”

“——很糟吗？”

“不能算‘糟’，葡萄牙的总领事收到一封女儿结婚的贺函——可是，他没有女儿。”

电话彼端传来思婷咯咯的笑声，令凯伦回想起她十六岁的无忧岁月。

“莱礼生气了？”

“他气死了。”

“别理他，他们那些人最会打官腔了。”

“问题就在他是‘官’，而出错又是在我。我看那个空缺是没指望了。”凯伦卷缠着电话线，迟疑地说：

“思婷，我去度一个礼拜的假，你觉得怎样？”角色似乎颠倒过来了，她在寻求许可，寻求支持。

“好主意。”凯伦期期艾艾地才叙说完毕，思婷便热烈地赞口，“那地方最吸引高大、黝黑强健的绅士名流。”

“你……”凯伦口吃地说，“你不反对？”

“我举双手赞成你去钓一个。”

“那你这个礼拜六就得呆在学校了。”

“我会自己打发，别担心。”

“咱们银行的存款会缺一大角。”

“你新职位一到手就补回来了。”

凯伦闭上双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！我去。”





“祝你玩得愉快，碰个好人。碰个类似劳勃瑞福、理察吉尔，又兼具伯特雷奥幽默的人。”

小孩子就爱说梦话她心说“我走以前会再打电话给你，要是有什么急事——”

“你放轻松去玩好不好？好好地玩，别牵挂东牵挂西的。”

当思婷切断电话后，凯伦并没有放下话筒，惟恐一旦放下了话筒，她的心思就会改变。

“喂？”她拨下广告单上的电话号码，铃响三声后，她说，“我要去牙买加。”

她的胸脯从未被阳光晒过。

那是因为她从未为它解过衣衫，要是，那她一定是神经不正常了。

可是，现在躺在沙滩浴巾上的人，是另一个凯伦，所以这个凯伦才会光裸着上身晒太阳。而躺在她旁边的是条张牙舞爪、栩栩如生的六尺巨龙。那是她今天早上花了好几小时才做出来的沙龙——她的守护神兼屏风。

事实上，她不以为会有人闯进她这个私人天地。她之所以选择小屋、舍弃豪华观光饭店的舒适，除了因为小屋具有浪漫气息外，就是因为它有孤独和隐秘性。

小屋前的这片沙滩，有着天然的最佳防护性。任何海上的动静，均在她眼睛范围之内。就算有人或船过于接近，她也有充分的时间遮蔽自己。如果这一趟牙买加的“松弛”之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，那么，至少她可以有一身的古铜色收获回去。

温暖的阳光和煦地轻抚着她的肌肤，一阵阵加勒比

海边的微风，柔柔地拂过她的整个身子。幽幽的海涛声，似拨弄着沉静的竖琴，悄悄地送到她耳边。

美，好美，美得叫人沉醉……

有一种很特别的声音突然闯进她恬谧的世界，那粗粗的声音像小型的飓风，直朝她袭击而来，她突然张开眼睛。

凭空地，先是一只大脚丫飞过龙头，配合着雷般的喘息声，眼见就要踩压在她胸口。

“天，见鬼！”

凯伦敢说那句惊叹词绝不是新兴的发明语，那个“天”显然是来人发现她的这个惊呼。可是，惊呼未毕，他又立刻醒悟到将会发生的事。所以，她的口头禅便接着冒出。

眼见就要踩下的脚，打横地掠过原目标，这个举动使来人失去平衡，随着前脚的颠簸、后脚的踉跄，大龙身首跌下，面目全非。他在落地前翻身一滚——像个奥运体操选手，矫捷而健美地落地，他一膝弓曲，另一腿直直地后伸，宛如大赛的田径运动员。

他双手成拳地支在沙上，呼吸粗重，眼光燃灼。如果不是他完全是人的样子，凯伦深信她面对的是头正待扑咬她的猛兽。

那两泓拼命观看她眸子，混合着不可思议的漩涡——既危险又动人魂魄。

而他的头发是褐色的，非常健康的深褐色，可是，光泽有层次，就像老虎的斑纹一样。按照普通尺寸来说，他的头发过长，但又不是叫人心生憎恶。事实上不





管是发型还是发长都很适合他，完全配合他那狂野不羁的气质。只着一条蓝色军队短裤和一双 Nike，所散发的粗野味道更强烈到叫人昏眩。

他的笑很缓，很懒，很——热臊人。

“哈哟。”他的声音光滑得像他黑亮的皮肤。

笨拙地、无措地，她噓声应道：“哈哟。”

“我避开了吧？”虎样的眼睛离开她的脸往下移，然后睁大射出欣赏而又带趣的眼光。

凯伦蓦地惊觉到自己的衣衫并不比他多多少，立刻抓过毛巾遮住自己，“是，羞一点。”于是凯伦知道他后来的那句话绝不是出于偶然，“你躺在沙滩上，惟一的沙丘的后面。”

“是沙龙，不是沙丘。”看到他怀疑地瞄了那堆“残骸”一眼，凯伦无可奈何地说，“至少，它会是，这里是私人海滩。”

“对不起啊。”那一笑足以融化千年冰山，他往坡上方望了一眼，“那间是你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他的笑容更扩大了：“我是你的邻居，德芮·亚恩。”

他伸出手，凯伦惊跳了起来，她一面暗骂自己表现得像个白痴，一面用一手捧住毛巾，一手伸出去，“凯伦。”她想抽回手，可是德芮握得很紧。

“你实在不用麻烦，请你放开手。”

“你胸部很美的。”

火热的血涌袭上她的双颊，平时的敏思快嘴只化成

一句反射性的应答，“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突然，她的下巴掉到胸口：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她极力一挣，他终于放开她的手，“我晒够了，天，皮肤都红了。”

她一面嘀咕，一面笨拙地捡拾东西——没办法，她只能用一只手，另一手得揪紧毛巾，当她挣扎着欲起身时，他伸出一只手拖住她的手臂帮她起身。

“再见……呃……唔……”

“亚恩。”

“再见，亚恩先生，祝你假期愉快。”

就在她认为多少算是“尊严”的告退时，他叫住她，“等一下，你忘了一件东西。”

“噢！”她羞窘焦急地瞪着“出卖”了她的上截比基尼泳衣，“谢谢。”她抢过自己的东西道。

“要穿上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真是，我很乐意帮忙的。”

“不！不！谢谢。”她背过身气急败坏地瞪了天空两眼，“再见。”

她的每一步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男人的灼热的注视，最后的那一小段路，她简直是用跑躲进小木屋的。进到小木屋，她仍一味冲进卧室中，扔掉手中的东西，她的身子也像无骨的毛巾抛进床垫。

天！这算什么。那男人搞不好还在沙滩上捧腹大





笑。

该死，她怎么敢再出门！万一碰到他怎么办？

他也再想。

说不定她是有夫之妇，说不定她丈夫还是匹兹堡的炼铁大亨。

对了，准是，她不仅结了婚，还有个爱吃醋的丈夫
.....

不，应该不是，看起来不像是已婚妇女。她的害怕也不像是恐怕被丈夫误会的太太，她是在怕他，还是……，抑或两者都有？

德芮饮一口手中的啤酒，眼睛瞅着邻屋的屋顶，他的嘴角因忆起她震惊的表情而微微上翘。她僵直半撑的姿势，好像发条松弛了的娃娃。她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，深邃得像潭湖水。蜂蜜色的头发绑成一条马尾，若披散下来的话该有及肩长度。

其实他该保持绅士风度，先递毛巾给她，免得她脸红尴尬，可是，该死的，她脸红得真好看，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看到谁脸红？

要是他认识的女人，处在她同一状况下，只会倾过身贴住他，还会媚眼十足地对他娇笑。

不过，她不笑光脸红也够“鼓舞”他了，她的腼腆、羞怯、不自在，也够他着迷了。

他要再见她一次，不见她，又怎么知道她究竟有没有一个善妒的丈夫。

德芮·亚恩是从不拒绝生命中的冒险与刺激的。尤其，当那一项刺激是和一个有趣的美女连在一起的时

候。

凯伦解下包住头的毛巾，摔了摔混湿的头发，一面用手指梳着，一面抓起梳子准备梳理。门上突然响起轻敲声，她丢下梳子，随手拾起一件无带跳伞装穿上。穿过起居室，她掀起一角门帘往外看。

“噢，我的天！”

当她看清小门廊外的敲门人时，凯伦不禁暗自呻吟。思婷“祝”她邂逅一个劳勃瑞福和理察吉尔的综合体，她也在第一天就“碰”上了。只可惜来人却没有伯特雷奥的涵养。看来，她接下来的日子会是一场灾难。

鼓足所有的勇气，再扮好一脸冰霜相，她徐徐打开门。

“嗨。”

沙滩上的招呼是正式的，而这一次却是透着亲密。他不仅用语气来制造这种假象，甚至还用他金碧色的眼眸来加深意味。

她窘迫地一脚踩在另一只脚背上，祈祷他千万别看出自己的不安和无措。可是又心知无望，因为浮在他脸上的笑容，慵懒中带着自负与自得。

“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，亚恩先生？”语言出口，她立刻知道自己说错了。天！他那种自命风流相的男人根本不需要人“鼓励”，而她居然说出这么暧昧的话，恐怕要自取其辱了。

“有呀，凯伦。”她的肚子在听到他那一声叫唤立刻搅起来，“借我一杯糖吧。”





“什——什么?”她眨眨眼。

“一杯糖。”他走进门，并顺手关上门，“没必要让屋内的凉爽流逝出去，喜欢你这间小木屋吗？我喜欢我那一间，挺舒服的。”

千百种的思绪一下子全涌进她已经慌乱的脑子，她敢打赌闻香闺绝对是他拿手的绝活之一，但他别想在他的留芳册上添上“凯伦”二字。

“亚恩先生——”

“请你叫我德芮就好，我都来跟你借东西了，能借东西的交情，不是该称呼名字吗？”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凯伦尖刻地质问，为什么有些人的脸皮就是特别的厚？

“哦，糖。你瞧，我带了些茶叶来，正在给自己做冰茶的时候……”他嘟下嘴，“我最讨厌喝不甜的冰茶了。”

凯伦奋力地咬住下唇，她实在不想笑，不愿笑，可是他的托词说得那么理直气壮，好像也真的该欠他似的，“对不起，我没有。”

他扭曲脸，“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上忙，亚……”看见他挑了的半边眉毛，犹豫了，她终于改口，“德芮。”

“那你有没有什么喝的？”

凯伦无奈地叹了口气，“我现在没有心扮主人，我的头发是湿的，没有化妆，衣服也不对。”她又叹了一口气，“而且，我没有请你来。”

“你怎么没再回到沙滩上来呢？我等你等了好

久。”

“我在自己的院子里面晒太阳，这样才不会被人‘撞见’。”她特意强调最后两个字，但他没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反而笑开了。

“为什么？怕人窥视？”

“不，是怕讨厌的邻居。”

他纵声大笑，宏亮的笑连绵地自他浮动的胸膛发出。望着他宽松的棉套头衫的抖动，她无法抑制地想起沙滩那一幕，想起他的胸膛有多么乌亮，上面有着闪着钻石光的胸毛——她马上扭开脸。

“你一个人来？”他突然问。

“唔……呃……可以这么说——”

“可以这么说是怎么说？你有丈夫？”

“没有，可是——”

“爱人呢？”

她生气地厉声道：“没有！”看见他眉飞色舞，她立刻补救，“没有和我一起来。”

“妙！我也是一个人来，我们可以一起玩，两个人玩乐趣就多了。”

“两个人能玩什么？”她的意旨在讽刺，可是一说完，她的脸就“刷”地一下白了。

“我刚想到一件。”他朝前跨了几步，使他们的脚趾碰脚趾。

他穿着短裤，使她感觉到他的腿毛正抚触着她，“什么？”她虚软的声音有如风。

“一件要两个人才玩得起来的事。”





“什么?”

“网球。”

她的头猛地抬起，接触到他捉弄的笑容，“网球?”

“是啊，还是你想到什么别的主意?”

她脸烧得通红，“没有，当然没有。”

“你会吧?”

“会什么?哦，网球，会呀，当然会，你打得怎么样?”

“甲上，你呢?”

“只能勉强算乙，所以，恐怕不好玩。”

“总比另一种情况好，换作另一种情况的话，恐怕不好玩的会是我的自尊。撞球呢，你打不打?”

“我怕遇到高手。”她意有所指地瞟了他一眼，他再次大笑。

“嘿，你话里可有话?”

“如果我们是在谈同一……”

好不容易才挽回来的优势，被他突然的一个动作扼杀了，他抬起双手插进她的湿发里，缓缓地顺梳而下。

“你的发色很美。”他的嗓音流露出甜甜的坦诚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梳马尾时，我猜它大概到这儿。”他的手指在她肩膀处顿了一下，然后再继续往下量，“我错了，它长多了，它长到……”他的手指轻轻地落在她玉峰上，他的话语也轻轻地划上休止符，“……到这儿。”

他的手停在她胸前，他的眼睛紧紧捕捉住她的眼